

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

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碯 楊雲外 杜棕 南嶽真君

巴邛人

有巴邛人，不知姓。家有枯園，因霜後，諸枯盡收。餘有二大枯，如三四斗盎。巴人異之，即令攀摘，輕重亦如常枯，剖開，每枯有二老叟，鬚眉皓然，肌體紅潤，皆相對象戲，身僅尺餘，談笑自若，剖開後，亦不驚怖，但與決賭。賭訖，叟曰：「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發十兩，智瓊額黃十二枚，紫絹帔一副，絳台山霞實散二庾，瀛洲玉塵九斛，阿母療髓凝酒四鍾，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兩，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。」又有一叟曰：「王先生許來，竟持不得。信中之樂，不減商山；但不得深根固蒂，為摘下耳。」又一叟曰：「僕饑矣，須龍根脯食之。」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，方圓徑寸，形狀宛轉如龍，毫釐罔不週悉，因削食之，隨削隨滿。食訖，以水嚥之，化為一龍，四叟共乘之，足下泄泄雲起，須臾風雨晦冥，不知所在。巴人相傳云：「百五十年已來如此，似在隋唐之間，但不知指的年號耳。」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章仇兼瓊

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，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。有一鬻酒者，酒勝其黨，又不急於利，賒貸甚眾。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，皆至數鬥，積債十餘石，即並還之。談諧笑謔，酣暢而去。其語言愛說孫思邈。又云：「此小兒有何所會。」或報章仇公。乃遣親吏候其半醉，前拜言曰：「尚書令傳語：『某苦心修學，知仙官在此，欲候起居，不知俯賜許否。』」四人不顧，酣樂如舊。逡巡，問酒家曰：「適飲酒幾斗？」曰：「一石。」皆拍掌笑：「太多。」言訖，不離席上，已不見矣。使者具報章仇公，公遂專令探伺。自後月餘不至。一日又來，章仇公遂潛駕往詣，從者三四人，公服至前，躍出載拜。公自稱姓名，相顧徐起，唯柴燼四枚，在於坐前。不復見矣。時玄宗好道，章仇公遂奏其事，詔召孫公問之。公曰：「此太白酒星耳，仙格絕高，每遊人間飲酒，處處皆至，尤樂蜀中。」自後更令尋訪，絕無蹤跡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石巨

石巨者，胡人也，居幽州。性好服食。大歷中，遇疾百餘日，形體羸瘦，而神氣不衰。忽謂其子曰：「河橋有卜人，可暫屈致問之。」子還云：「初無卜人，但一老姥爾。」巨云：「正此可召。」子延之至舍。巨臥堂前紙榻中。姥徑造巨所，言甚細密。巨子在外聽之，不聞。良久姥去。後數日，且有白鶴從空中下，穿巨紙榻，入巨所，和鳴食頃，俄升空中，化一白鶴飛去。巨子往視之，不復見巨。子便隨鶴而去，至城東大墩上，見大白鶴數十，相隨上天，冉冉而滅。長史李懷仙，召其子問其事，具答云然。懷仙不信，謂其子曰：「此是妖訛事，必汝父得仙。吾境內苦旱，當為致雨，不雨殺汝。」子歸，焚香上陳。懷仙使金參軍齎酒脯，至巨宅致祭。其日大雨，遠近皆足。懷仙以所求靈驗，乃於巨宅立廟，歲時享祀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李山人

李中丞汶，在朝日，好術士。時李山人寓居門館，汶敬之。汶有子數人，其長曰元允，先與襄陽韋氏結婚，乃自京之襄陽，遠就嘉會。發後，山人白汶曰：「賢郎有厄，某能相救；只要少時不交人事，以圖靜處。」汶許之。山人別居，良久出曰：「賢郎厄已過；然所乘馬死，從者斃其一。身少見血，餘無大損。汶疑信半之，乃使人至襄州，沿路偵候。使回得信云：「中道過大橋，橋壞，馬死奴斃。身為橫木決破頤頤間，少許出血，尋即平復。」公歎異之。後忽辭云：「某久此為客，將有沒化之期。」但益悵然。汶曰：「何忽若是？」曰：「運數且爾，亦當委順。」汶曰：「然可少留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汶固留之，月餘又云：「欲遂前期。」汶又留半月。曰：「此須去矣。」乃晨起，與汶訣別。其後諸相識人家，皆云：「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。初別時曰：「某有少事，欲言之於第三郎君。」問何事。乃云：「十五年後，於昆明池邊，見人家小兒頗有疵者，即某身也。」乃行。其後亦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陶尹二君

唐大中初，有陶太白、尹子虛老人，相契為友。多游嵩華二峰，採松脂茯苓為業。二人因攜醞醢，陟芙蓉峰，尋異境，憩於大松林下，因傾壺飲，聞鬆稍有二人撫掌笑聲。二公起而問曰：「莫非神仙乎？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！」笑者曰：「吾二人非山精木魅，僕是秦之役夫，彼即秦宮女子。聞君酒馨，頗思一醉。但形體改易，毛髮怪異，恐子悸栗，未能便降。子但安心徐待，吾當返穴易衣而至，幸無遽舍我去。」二公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遂久伺之。忽鬆下見一丈夫，古服儼雅；一女子，鬢髻綵衣。俱至。二公拜謁，忻然還坐。頃之，陶君啟神仙何代人，何以至此？既獲拜侍，願怯未悟。古丈夫曰：「餘秦之役夫也，家本秦人，及稍成童，值始皇帝好神仙術，求不死藥，因為徐福所惑，搜童男童女千人，將之海島。餘為童子，乃在其選，但見鯨濤蹙雪，蜃閣排空，石橋之柱欹危，蓬岫之煙杪渺，恐葬魚腹，猶貪雀生。於難厄之中，遂出奇計，因脫斯禍。歸而易姓業儒，不數年中，又遭始皇煨燼典墳，坑殺儒士，搢紳泣血，簪紱悲號。餘當此時，復是其數。時於危懼之中，又出奇計，乃脫斯苦。又改姓氏為板築夫，又遭秦皇歎信妖妄，遂築長城，西起臨洮，東之海曲。隴雁悲晝，塞雲咽空。鄉關之思魂飄，砂磧之勞力竭。墮指傷骨，陷雪觸冰。餘為役夫，復在其數。遂於辛勤之中，又出奇計，得脫斯難。又改姓氏而業工，乃屬秦皇帝崩，穿鑿驪山，大修瑩域，玉墀金砌，珠樹瓊枝，綺殿錦宮，雲樓霞閣。工人匠石，盡閉幽隧。念為工匠，復在數中，又出奇謀，得脫斯苦。凡四設權奇之計，俱脫大禍。知不遇世，遂逃此山，食松脂木實，乃得延齡耳。此毛女者，乃秦之宮人，同為殉者。餘乃同與脫驪山之禍，共匿於此。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？」二子曰：「秦於今世，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。興亡之事，不可曆數。」二公遂俱稽顙曰：「餘二小子，幸遇大仙。多劫因依，使今諧遇。金丹大藥，可得聞乎？朽骨腐肌，實翼麻蔭。」古丈夫曰：「餘本凡人，但能絕其世慮，因食木實，乃得凌虛。歲久日深，毛髮紺綠，不覺生之與死，俗之與仙。鳥獸為鄰，獐狝同樂。飛騰自在，雲氣相隨。亡形得形，無性無情。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。」二公曰：「大仙食木實之法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餘初餌柏子，後食松脂，遍體瘡瘍，腸中痛楚。不及旬朔，肌膚瑩滑，毛髮澤潤。未經數年，凌虛若有梯，步險如履地。飄飄然順風而翔，皓皓然隨雲而升。漸混合虛無，潛乎造化。彼之與我，視無二物。凝神而神爽，養氣而氣清。保守胎根，含藏命帶。天地尚能覆載，雲氣尚能鬱蒸，日月尚能晦明，川岳尚能融結。中餘之體，身能取壞。」

拜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飲將盡，古丈夫折松枝，叩玉壺而吟曰：「餌栢身輕疊嶂間，是非無意到塵寰。冠裳暫備論浮世，一餉雲遊碧落間。」毛女繼和曰：「誰知古是與今非，閒躡青霞遠翠微。簫管秦樓應寂寂，彩雲空惹薜蘿衣。」古丈夫曰：「吾與子邂逅相遇，那無戀戀耶？吾有萬歲松脂，千秋柏子少許，汝可各分餌之，亦應出世。」二公捧授拜荷，以酒吞之。二仙曰：「吾當去矣！善自道養，無令洩漏伐性，使神氣暴露於窟舍耳。」二公拜別，但覺超然，莫知其蹤去矣。旋見所衣之衣，因風化為花片蝶翅而揚空中。陶尹二公，今巢居蓮花峰上，顏臉微紅，毛髮盡綠，言語而芳馨滿口，履步而塵埃去身。雲台觀道士，往往遇之，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許碯

許碯，自稱高陽人也。少為進士，累舉不第。晚學道於王屋山，週遊五嶽名山洞府。後從峨嵋山經兩京，復自襄汴，來抵江淮，茅山天台，四明仙都，委羽武夷，霍桐羅浮，無不遍歷。到處，皆於石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：「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。」睹筆蹤者，莫不歎其神異，竟莫詳偃月子也。後多游蘆江間，常醉吟曰：「閨苑花前是醉鄉，踏翻王母九霞觴。群仙拍手嫌輕薄，謫向人間作酒狂。」好事者或詰之。曰：「我天仙也。方在崑崙就宴，失儀見謫。」人皆笑之，以為風狂。後當春景，插花滿頭，把花作舞，上酒家樓醉歌，升雲飛去。（出《續神仙傳》）

楊雲外

唐乾寧中，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楊雲外，常以酒自晦，而行止異常。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。一旦齋沐詣其山觀，宿於道齋。翌日虔誠斂衽而白之曰：「師丈，小子凡鄙，神仙之事，雖聆其說，果有之乎？」楊曰：「有之，我即其人也。若示以飛空躡虛，履水蹈火，即日有千萬人就我，不亦煩褻乎！」因騰躍上升，冉冉在空中，良久而下。若愚稽顙，自是信有神仙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杜棕

杜棕公棕，為小兒時，常至昭應觀，與群兒戲於野。忽有一道士，獨呼棕，以手摩挲曰：「郎君勤讀書，勿與諸兒戲。」指其觀曰：「吾居此，頗能相訪否？」既去。棕即詣之。但見荒涼，他無所有。獨一殿巍然存焉，內有老君像。初道士半面紫黑色，至是詳視其像，頗類向所見道士。乃半面為漏雨所淋故也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南嶽真君

南嶽道士秦保言，勤於焚修。曾白真君云：「上仙何以須紙錢？有所未諭。」既而夜夢真君曰：「紙錢即冥吏所藉，我又何須此。」由是岳中益信重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